

民主論壇

贈閱

第二卷 第十期

這一週

——論述——

論皇權政治

關於中立

論中暹關係

(文藝譯作)

舞蹈家聶芹斯基

清談二則

嘉峪關

編輯室

林炎

馬義

家泉

約翰生譯

葉顯祺

藍英

逢星期六出版。每冊四角。

這一週

編輯室

民盟宣布解散

在政協時代會赫赫一世的民盟而今因政府已宣布其為非法組織，於是由該盟主席張瀾氏自動宣布解散。這前後不過一兩年的事，一個政黨結合起來而散了伙，除了惋惜之外，我們覺着這不免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民盟形成於抗戰結束的前後，標榜「民主和平團結統一」。這原是大家眾口同聲所同意，所主張的，是以一時唱和一向，頗能引起中外矚目。然不幸正以其所主張者與各黨各派無甚出入，故不免令人感覺其無特殊的立場，獨立的目的。徘徊於政黨之間，固以其本身無基礎無依據而無法自立，同時因此正也很容易引起種種不幸的誤會。政黨的建立應該有很深厚的社會基礎，並且還應該順應着時代逐漸的發育滋長。發育太快了滋長太速了，都是不健康的。這正如普通所說的：其進也銳，其退也亦速！

從全經會委員不得兼營企業說起

監察院監察委員何漢文等為慎重行政院經濟委員會，以確保機密及政府信譽起見，特向國民政府建議，將現在經濟委員會中之兼營工商企業者，即日明令解職，今後其委員人選，不得再以兼營工商企業之人員充任。這個建議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如其我們真要確保機密及政府信譽，似乎這限制應不僅只限於全經會委員而已。我們不知那些是全經會委員，更不知道他們是否兼營了工商企業。然而我們確知道有若干非全經會委員的國家大員，他們非但職掌機密，同時還可以製造機密，是否應該讓他們也不要兼營工商企業。

蘇聯也有原子彈

莫斯科七日廣播：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蘇聯高級人員歡呼聲中暗示蘇聯已有原子彈。消息傳來，聯合國代表為之震驚不已。近幾月來美蘇之間由宣傳而進入對面相罵，用盡種種不堪的詞句。現在簡直不成起來，大有走到圖窮匕見相見之勢。一個說：「資本主義已臨末日」，「原子彈已無秘密可言」——意謂：「我並不怕你！」。而另一個則說：「莫洛托夫的作風很像小孩走過墓地，借口唱一曲來表示膽大。」——意謂：「你不要吹牛！」。在這樣緊張的空氣之下，我們懷疑這世界的和平將如何纔可以維持得下去。從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了二十年光景，那麼從第二次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拖延到十年否？我們知道世界經濟循環的週期性愈來愈短，可不知道戰爭的週期性是否會受到經濟循環的影響。

論 皇 權 政 治

• 林 炎 •

——歷史證明，違反人民生存願望的政權不能永恆，是不移的真理——

在人類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上，「皇帝」是最神氣的人了。其次是英雄、貴族，等而下之的是忠臣士君子之流。至於編織一樣的老百姓，則是卑卑不足道；在歷史的字縫裏，頂多只能從「民不聊生」或「鄰國之民不減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等句子裏見其形象。而對於皇帝的記載則極細備至，連「攬鏡自照：曰：『大好頭顱誰其坎之』」之類的細事也記載得

遺。

皇帝之所以其貴如此者：在其富有天下，「率海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士，莫非王臣」。四海八荒，沒有一處不是他「的」，沒有一人不是他「的」；財貨滿天下，取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臣民滿天下，都是他的財貨——「子女玉帛」向來列爲一談——都是他的馬牛。而且金口玉言，沒有理由，不須要有根據，更不要合乎人情，反正開口就是法律，只有他舌頭一轉，億萬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就在這一下卜其吉凶。試想：天下之稱心寫意，寧有過於此？所以劉邦覺得「大丈夫當如是也」，即使項羽要殺了他的爸爸來做人肉湯，也不願放棄帝王前程而硬着心腸要「分一杯羹」！

皇帝的精兒——也是忠臣——就是所謂英雄。英雄兩字的解釋本來應該是一種有浩然之氣，有獨立人格，能擺脫奴隸形態，會真正造福人類的人。但不幸在中國的事實，却是那些頂盔貫甲的鬚生大花臉以及白袍小將，在皇帝御座前糾糾然巍巍然以幫助皇帝宰割天下臣服萬民的人們，他們的功業便是「斬首萬級」「坑卒十萬」，「一將成名萬骨枯」，專門把老百姓的骨頭拿來壘「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舞台，故其存在，以天下蒼生之塗炭爲能事，一面在當時的世界造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以及「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的徵兵慘狀和「千村萬園生荆棘」以及「骨肉流離道路中」的農村畫面，一面則在歷史上寫下了霍去病郭子儀之類的英雄之大名。他們要生活在戰爭中，因爲他們根本是戰爭的副產物，是註定要以戰爭爲職業的，沒有戰爭他們便免不了要「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的不能繼續存在。

還有一種英雄，便是掉三寸不爛之舌的政客。這種人面厚心黑，歷史上俯拾即是，隨便揀一個，如戰國之蘇秦，他首先鼓動秦王，謂爲秦國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大可以囊括四海而併吞八荒，說得好聽，其實是居心發動蘇秦侵略六國之戰，籍便好達到一己升官發財於現在而製造英雄大名於未來的自私企圖。計不得逞，又去遊說六國，俾其聯合以攻秦。夫有道以伐無道，爲必然之理，秦與六國，果誰何無道而談「伐」？恐怕蘇秦根本未作此考慮，但知「富貴功名豈可忽乎哉」；可見此輩絕無中心信仰，更無所謂真理是非。原因無他，英雄思想爲之祟耳。他如張良陳平之流，都不過此類人物。

英雄——功臣的最好下場，是幸遇皇恩浩蕩之天子，於理該良弓藏而走狗烹之時，仍能聖眷不衰，得被封侯襲爵，躋於貴族之林；或則「尚公主」而爲國戚，等而下之的便是與皇親國戚結秦晉之好，千方百計的拉些裙帶關係。一代一代，親上做親，結果是姑爺老表舅子聯襟，錯綜複雜，鐵桶般的封建大集團由而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休戚相關；上下其手，天羅地網，把億萬老百姓結實實的踩在十八層地獄裏，永遠做奴隸，永遠做馬牛。滾滾天下，除了他們姑爺老表舅子連襟之外，就再也沒有可用之才。有之也不過草野鄙夫陋巷寒士，卑卑不足爲道。而且貴族之後必定「虎將無犬子」，既系出名門，

自必聰穎絕倫，少有大志。於是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天生一塊「官」料；天生坐在廟堂之上，巍巍峨峨，博帶高冠，理些兒戲，天下蒼生不辨黍稷，指鹿為馬，昏沈糊塗之庶政。過着吮吸民脂，民膏，紙迷金醉，荒淫無恥的腐化生活。即或聖恩略有消長，「左遷」「右遷」，姑爺調去，聯襟調來，換換位子，仍不失在廟堂之上，正如中國打麻將，打完四圈撥一次風，東南西北，上下手雖變，而打麻將則一也。旁邊磨拳擦掌的觀眾雖然不乏其人，其奈桌上諸君不肯下來何？這種觀眾就正好是士君子之流，他們永遠是在旁邊背後白嚼咀說閒話的窮酸觀眾。而那些老百姓則正是漏夜遠遠披星戴月以豐桌上諸君之享受的廚子，轎夫，環老，孀子以及打着燈籠跑街的長腿勤務兵。

皇帝、英雄、貴族，各有其思想形態，亦各有其心理意識。

這三種人（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人，因為他們本是一個集團）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無上的自信，他們永遠相信自己是超人，是應該宰割他人魚肉他人的。永遠相信自己應該擁有政權，而且相信自己一定有能力可以固執而不失。此一心理因素之存在與否，實即其所以為皇帝為英雄為貴族的真正靈魂之所在。以皇帝言，他自以為是昊天之子，踞萬人之上，匪特宇宙八荒應臣服其下，即神鬼仙佛亦應受其指揮，而為其服役。雖河流山岳，一旦觸了龍怒也要罰其改道，他徒或加之以兵而使其光山不毛。似此不但不承認任何老百姓的「人權」，即山川等大塊之自然景象的「物」權亦被否認；必如此乃能認倒行逆施為當然，才足以言做皇帝。皇帝也者，就是具有這種心理而如此施行的人。質言之，皇帝的定義就是如此。至於字限上的變換，實其餘事；曰皇帝曰王曰可汗曰……都無害於實義。

因此：皇帝也者，其實就是一種苛暴的統制政權之存在而用兩個方塊字和一個肉身的偶像來具體的象徵出來而已的。一大羣人要捧一個人出來頌成一個「皇帝」而達到自己封爵襲侯做貴族的目的，就是改朝換代之際一場弔民伐罪的偉大戲劇之實際寫真。劉邦朱元璋以及其左右衰衰諸公的大業，被歌頌做平民革命，實在是最大的滑稽，其實他們是在那進行一筆大買賣。一種傾家蕩產拿性命乃至九族入等的存亡來決其勝負的大投機。成功則「萬歲爺」三公九卿我自為之，失敗則大逆不道凌遲處死且夷九族而遺臭萬年。天下之投機買賣，其下注之豐利潤之厚以及投機之劇烈，實在莫有過於斯者。偉大的實業家呂不韋見秦世子時曰：「奇貨可居也」，真是一語破的，說得透澈極了。

所以古往今來之皇帝聖上，實不過在為其左右戚屬做一本萬萬利的「奇貨」而已。這一個「奇貨」之經營始末和其組織關係，可整理如下：

這種譬喻似乎太文學，但細按一過：實在不過是那麼回事。人類就是靠這一點混下去的，明明是最簡單的事，他能把它弄得十分複雜，「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明明最「不法」的事情，他能把它弄得冠冕堂皇。天下蒼生永遠在這衆妙之門聽人擺佈，而「聰明」的人則永遠靠着能够擺佈天下蒼生的智慧來生活並且活得挺寫意。一個皇朝政權的建立，拆穿了說：就是一批不願意工作而願意有最高享受的人們組成了一個智慧而巧妙的巨大掠奪集團。這一集團的吃飯法實就是「皇帝」，皇帝也是人，但却是被塑成了偶像的失了人「人格」的人。其為偶像愈偶像化，則整個「豪門，權貴，官僚」三位一體的掠奪事業便愈有前途，亦即吃飯法實愈益鞏固。誰不願固執勿失？所以君臣之義，實即利害之結合，只有那些「追隨」的「羣衆」，一無所得的在別人的廣告下做了犧牲品還要被宣傳者看作優蛋與奴才，這才是天下最笨伯的事。還有：一旦王室敗亡，樹倒猢猻散，歷事五朝之長樂老自優為之。而那些固執「忠烈」之道的殉君者流才更是天字第一號的優蛋。這意思並不是說優蛋不好而應該剷除。相反的，我們應該歌頌優蛋，沒有優蛋人類還混得下去？還能像人？可惜的是：優蛋在政治舞台上，自來就是一種道具而已。沒有道具固然演不成戲，但劇情的發展和表演，自有超智之導演與上智之演員去決定去搬演，與道具無與也，道具只能被搬來搬去。這些超智的導演就是往日只聖人，而皇帝以下的君君臣臣則是滔滔不休的演員。在滔滔不休之演員中，不論主配角色，一律受導演者的鐵律及劇情情緒和舞台氣氛的自然支配，身不自主，不能中休，上了舞台，就得一氣演下去。原因是大家上了台，騎虎難下，成則一切目的可達，敗則下場不堪設想。每人不得不為自己演不得亦不為他人演也。歷史上有好多天下大亂時代的皇上，莫不油然想「但願生入貧民家」，可又求之不得，這真是欲罷不能，何以故？導演規定下來，不能中途下台，集團的各個份子不願也不能中途散夥，這一着表演得最

深刻的莫過於溥清的光緒宣統兩朝：光緒可說頗有智慧，但一生被囚，既不許其主政，又不讓他逍遙民間，考其故，不外當時一批腐化頑固的清末世餘孽仍要固執宰割天下蒼生之大權而弗失，乃不能不有「皇帝」這一塊活招牌活寶貝——他們非要光緒做皇帝不可，至於溥儀，尤為可悲，嗚呼小兒，知道甚麼？却硬被拖上皇帝寶座，白日見鬼的做那兩面而王的勾當。此情此景，使人不期而然的想到巫師們硬把一棵無知無覺的古樹說是樹神顯靈並編出許多神驗故事而騙致善男信女去成羣禮拜以達到其斂財自肥的故事。試一比較，雖五十百步，大巫小巫，但亦一而二二而一，同是人間最滑稽本將是最被唾棄的事，為皇帝及欲為皇帝者，不亦惜矣？！

李耳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真是善哉斯言，但細按猶不盡意盡意。言之，聖人就是大盜。這種大盜，在歷史上層出不窮，由於彼輩之花樣百出，使人類三分之二的時間不得安寧，二分之一的人們不得善終；似此較之殺三數人乃至一二人以越其貨的鷄毛小盜，其大小何啻霄淵？這般聖人之唯一傑作，就是日新又新的對生生不息的善良人民之統制方式方法及全套理論的設計，用古典的字眼代表：——即是對於「皇帝」制度之理論及技術的設計，他們全都窮畢生之力，孜孜不倦，自有史以來，直繼續到現代，從沒有間斷過。假若說人類是進化的，則一切進化之速，都無過於此。這般聖人，是往古的倫理，哲學，宗教諸學以及用任何漂亮名目自眩的政治，經濟諸學者——「家」。他們設計之初，容許是非「皇帝」的，但不幸醫院被拿去做了屠場，問世的現實像却是一貫的「皇帝正統」。以中國的孔子言，他所倡導的仁義道德諸名教，直流傳至現在，仍被津津傳誦，但這些字眼裏，那一個不充滿累積幾千年的血腥古臭？仁義道德固然是好字眼，其奈始終捏在屠戶手裏做了宰割之利器，孔子雖非屠戶，實則授人以柄。時髦言之，應是「過失犯」的大盜。

研究古往今來「皇帝」之理論，方式（即體制）技術的諸般設計，正如研究一個普通社會現象一樣，可以找出幾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理：

一、把握幾個要點：

- 1，凡是甘心做人民的人，必定善良。
- 2，凡是善良的的人民，必定崇拜真理，正義，善良，美好以及一切屬於真理，正義，善良，善良好而犧牲一切。
- 3，真正愛好真理，正義，善良，美好的人，必會自願為真理，正義，美好，善良而犧牲一切。
- 4，越是崇拜真理，正義……的人，越肯對「希望」預付巨額的代價。

二、幾大方略：

1、游魚在水，自由自在，非不自知釣鉤之不可不深惡痛絕，但鐵鉤外面套了一層餌，牠就會津津有味地吞下去。同理：把掠奪事業外面套上一層真善美的外衣，投其所好好之，人民自然會奉行不悖，或望風來歸。這外衣就是皇道正統，是「真命天子」，是「弔民伐罪」……一切好聽的口號和漂亮的理論。

2、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人民理想，我則現實。人民對下一代寄希望，我則但求現實之統制或掠奪，因而不吝開出大量之空頭支票以換取人民的巨量代價之預付。至於支票之善後，則一、拖，二、變，三、再拖，四、換新支票，五、又拖，六、又變，……無限循環下去。那是後事，反正人民業已獻其所有乃至其性命，後事何如，可以不問。這種支票，是劉邦的約法三章，是日本軍閥的「東亞共榮圈」，也是現代流行的「解放」及其他……野心家和掠奪家們：——皇帝思想者：最大的本事就是硬把他們的事業和彼時彼地人民所最熱中的名詞（諸如仁義道德，真理等字眼）發生關係。使人民服從其統制和掠奪而認為是天經地義。攷遍中外歷史，所有的皇朝暴君以及一切稱兵作亂侵略橫暴的集團，都必有其口號，都必有其理由，而且其口號其理由，沒有一個不是漂亮好聽的，沒有一點不是充滿彼時彼地人民所最景仰的好字彙諸如仁義道德之氣氛的。請問：人類還有活得不耐煩的人嗎？古往今來，曝骨沙灘的人，有誰是在「爭取吾人之死亡」——「打倒真善美的××政府」或「為維持人類之野蠻而戰」——「為了我們的「不」自由我們要犧牲到底」……等等口號之下而走向戰場的呢？吁嗟乎！皇帝和英雄們，以及想做皇帝英雄的人們，就靠會編那麼好聽的口號而穩坐江山或稱兵割據的

而人民也就爲了這點自從動兒而注定了要做政治舞台及掠奪集團的墊脚物事和道具的。

把皇帝思想和皇帝制度套上漂亮的外衣的優等技師，在中國，多少人以爲（似乎也確實是）並不是帝業英雄而乃是孔丘先生。他老先生唱了一套先王仁義之道。被後世帝王捧起來做了天靈地靈的統制萬應靈藥。仁義之道是漂亮的外衣，其本身可告無罪，可恨這件外衣被後世亂披一頓，作了掠奪之工具。孔子倡仁義，教君臣父子庶民一概行先生義仁之道，但後世統制者却空其汁髓而實以毒丹，單面苛求老百姓成仁取義而自己則躲在仁義之後大嚼其活人骨頭。仁義仁義，不亦冤哉？向者：汪精衛在南京組織偽政府，也稱中華民國並謂實行三民主義，同一三民主義也，可爲民主之巨流，可爲法西斯之尾巴，汪精衛這一着，豈中山先生所能逆料？然則欲令創造真理之學者保不爲冤九泉而爲被「脅迫」（？）之皇帝思想者，豈易易哉？

皇帝思想之內容既如此，而皇帝之爲物又如彼，然則或以皇帝思想能綿亘數千年而不踏？皇帝政權能延演數千年以不易？曰：世間萬事萬物，初無絕對之利弊。皇帝思想，固另有其偉大的一面，皇帝制度亦有其利民之一部。其所以綿延存在即在乎此。

前面說過：皇帝思想（包括英雄思想）是自信，自信其爲萬民萬物之主宰，爲昊天之子，應該宰割天下操四海子民之生殺予奪權。但同時也有另一種自信心理，（荒淫無道者例外）他認爲自己既是昊天之子，就得行昊天好生之德與育民之德。因而對生民之安居樂業負有責任，一日不天下太平則一日不能安於枕寢。歷史上好多有爲之主，在荒年或山川崩異之時，往往戒慎恐懼而下詔罪己或郊告天地爲民求福。都是此種責任心所驅使。由於這種程度的自信與自尊，未始不可孕育爲很偉大的人格，可以感發天下之真正正氣，亦可以有自發之良心及自尊感之監督，俾得使用其權力以廉潔無爲之道勉其臣役，則其政權可能雖爲皇朝而無掠劫劫劫與宰割蒼生之弊。歷史上不少賢明的君主就是這樣產生的。

復次：皇朝政權，固然是種掠奪集團，但我們名之以掠奪集團，是站在人權天然平等以及世界大同的哲學觀點以爲形容的。實則世界不能無組織。只要不是過份的不勞而獲到成了「官僚資本」，則一羣人供養一批經理人羣間之關係組織的人，俾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也未嘗不是應該的。皇朝政權之存在，如果它的偶像——皇帝，能够在偶然中兼有靈性，能以君父天子慈子蒼生之責自信，將相不至於爲豪門，王侯權而不貴，百官僚而不貪。則其政權與屬於人民自身之政權實無以異，一切人民所仰給於政府之事項它都能代爲辦到，而人民坐致其成而無開會投票之煩，日出而作，帝力於我何？人民的慾望很低，只要生活安定，管你什麼政權？只要能安居樂業，道丁的賦斂。誰也不會麻煩感到。如此政權，在往昔小國寡民閉關自守之世紀，直有比今日之歐美民主政治，尤爲有利於人民。若干皇朝，能够安享數百年者，即坐斯理。

但不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思想的劣等面往往高於一切，遂至皇朝政權，常遭遇可悲的循環：一、創立之初，然可能雖是皇帝思想劣等面的驅使；但這批參與創立的皇帝思想膺服者——所謂豪傑之士，至少於自己的慾望有一種堅強的支持意志。否則便不會排演到底；而且創立一個王朝，它是經過若干艱險，能够拿性命乃至於九族之存亡賭到底的人，總有一些毅力和熱力，何況他們多半來自十八層地獄的民間，多少知道一點人民的意向。所以斯時也，必然朝氣蓬勃，除了少數因爲皇上者太好險，太奉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哲理，殺戮功臣以至於「能共安樂而不能共患難」的亂相即露之外，多能發揮皇帝思想的善良面，垂拱而治，尙能安定，且可或然的有功於文化之演進；這是剛剛抽芽拔苗的一剎那少壯期。無何而日子稍久，統制權稍鞏固，萬民匍伏，謳歌載道：耳接同聲，一片柔順與貼伏，於是皇帝思想的劣等面，燦然畢露。窮奢極慾，爲所欲爲，置萬民之生死禍福於不顧。取之盡蠶珠，用之如泥沙，鯨吞食糜，掠奪無厭。是爲接踵而來之衰老期。繼而廟堂之上，盡是聲色狗馬之娛，舉目滔滔，莫非籍籍遺孽而坐致富貴之子弟，沐猴而冠，徒知搜刮民脂；豪門，權貴，官僚，各成形態，一以剝削人民爲能事。抑且豪門與豪門，權貴與權貴，官僚與官僚，利害衝突，頃軋隨之。姑爺舅子聯襟老表代代糾葛，抓梳不清，親疏時有變易，皇恩亦時有消長，又亦利害衝突，頃軋隨之。於是豪門分派，權貴沙裂，各立派系，黨同伐異。假假既久，流脈繁派中有系，系中有派，大派之中有小派，大系之中有小系，衝突百出，頃軋萬千。鬥爭愈劇烈，敵讎愈深。汎至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但求能致異我以打擊，雖置天下蒼生於萬劫不復，亦在所不惜。往往一令既出，值甲派執行則乙派陰謀阻撓務其慘敗而後快，（轉第八頁）

關於中立

馬義

讀「中國永久中立論」就教於宋文明先生

讀了「民主論壇」第二卷第九期宋文明先生的大作「中國永久中立論」以後，對於宋先生的用心，我深為敬佩。但是同時也正如宋先生在引言中所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真為也；知其不必言而言之，是真言也。」政治的理想精神和現實問題是兩件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更重要的是現實問題，因此我想補充一些意見，就教於宋先生。

首先，我根本懷疑所謂「中立」問題，更不承認有所謂「永久中立」存在，在一切問題中，只有是非，沒有中立；在一切特定的時期中，可能容許不同的看法存在，但是真理祇有一個。

但是，一定有人問，既然真理祇有一個，在今天舉世紛紛中，你能確定那一個是真理？

有些悲觀的人說，今天的世界已經走到了盡頭。但是我說，今天這個世界還在摸索，全世界的人類也在摸索。

歷史是一部創造的歷史，也是一部摸索的歷史。歷史上有許多人在創造，在摸索，在追求真理，有些人鑽進牛角尖，有些人始終在邊緣上兜圈子，也有些人浪費了一生的精力和智慧，結果他們撲了一場空，因此有些人索興也就悲觀起來了，他們大叫大嚷：真理已經毀滅了，世界已經走到盡頭了！

但是，人類確實是在不斷的進步和改造中間，這證明我們祖先的摸索並不是完全沒有成就。問題是：真理今天被人分了家，許多人見樹木不見森林，以局部代全體，以自己的意志強制別人，這麼一來，他們自命為代表真理，而實際上却蒙蔽了真理。

真理需要爭論，沒有爭論就無從發現真理。爭論是社會進步的有生活力，沒有爭論，我們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死氣沉沉，沒有生氣。

我們不能猶豫在是非之間，在一切爭論前面，我們必須挺身出來，勇於負責；在真理前面，我們必須護衛真理，一個人的態度該如此，一個國家的政策也應該如此。

但是，「爭論」和「戰爭」完全是兩回事，公開的爭論完全合乎民主原則，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以增進朋友間的友誼，在國際間可以增進國際合作。

我在前面說過，我根本懷疑所謂「中立」問題，我現在要問：我們為什麼要「中立」？是為的是非不明嗎？那麼為了我們對人類的責任，我們必須把是非弄明白。假使我們已經看到是非，不能仗義執言，這在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況且所謂「中立」客觀上就是默認既成力量 and 行動為合理，這又算是什麼「中立」呢？

我覺得所謂「中立」的論調，有些人實在有意無意間受了中國人傳統的對什麼事馬馬虎虎模稜兩可的態度影響，他留給我們的是麻痺和頹廢，不肯認真實是求事，不肯明辨是非，反科學，反民主，此風不改，遺害無窮。

沒有中立，我們就準備站在一邊嗎？反蘇嗎？反美嗎？做蘇聯的尾巴呢？還是做美國的附庸呢？

反蘇反美對於中國都是死路，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宋先生的看法，但是我認為「中立」決無其事，中國唯一的出路是需要有獨立的立場，獨立的政策。

我們既不反對美國，也不反對蘇聯，既不必反對杜魯門，也不必反對斯大林，我們對於任何國家任何個人皆無成見，我們唯一的準繩是：就事論事！

比如說，我們擁護美蘇合作，但是我們反對雅爾達條約出賣中國和莫斯科宣言出賣韓國的行為！

比如說，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比如說，我們反對任何國家扶植戰後的日本。

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已經可以說明，中國今天不是「中立」問題，而是需要保持中國獨立自主的立場，運用國際的微妙關係，爭取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

在某些問題中間，我們可能和美國暫時一致，也可能和蘇聯暫時一致，但這僅僅是指出在這個別的問題前面我們暫時的重點而已，與「尾巴」——「附庸」毫不相干。

宋先生說：「中國只有從這種糾紛（指美蘇糾紛——義註）解脫出來，才能主動。」這話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以為這話應該這麼說：「中國只有從積極參加國際和平義務中，才能主動。」

政治是十分現實的，假使中國從這種糾紛中解脫出來，第二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第二你即使想解脫也解脫不了，我們夢想恭恭敬敬客客氣氣請美蘇退出中國，有絲毫可能嗎？所謂「主動」更從何說起？

所以我說，不是從現實問題中解脫出來，而是從現實問題中去解決問題。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拿愚蠢的成見去看國際變化總是十分吃虧的，中國的外交誠然應該主動，但這種主動應該是更加積極，而不是消極的解脫出來。

假使宋先生所指的「永久中立」，是指的我們在「第三次大戰」的態度，我早已說過，宋先生的用心是可敬的。我對於美蘇關係的看法，比較樂觀，認為他們離開公開決裂的距離還遠，第一我相信美蘇的爭論固然是無終日，但是彼此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第二，美蘇今天勢均力敵，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第三，每個國家內部都不安定，一旦國際戰爭發生，隨時可能出亂子；第四，現代戰爭的恐怖，任何國家非至不得已時，決不遽爾出此。這大聯合大會全體一致通過譴責戰爭宣傳一案，主要表現在他的政治意識上，舉世的人心是厭棄戰爭的。

退一萬步說，縱使有一天「第三次大戰」果真發生，倘使中國自己不安氣，即夢想中立亦不可能，日俄戰爭時，中國何嘗敢於開罪他們雙方，但是他們還不是「借」了中國做戰場。

總之今天國際的局勢誠然極不融洽，但是徒然悲觀消極是沒有用的，「永久中立」「解脫出來」也決不可能。挽救之道，還得先從自身着手，先要中國自己能够爭氣，有一個安定強大的中國，對於世界和平，定有莫大的貢獻！

三十六年十一月五日

（接第六頁）值乙派執行，則甲派亦必陰謀阻撓務其慘敗塗地而後快。如亂麻，如連環，絲絲紊紊，環環相牽。除了各種羽翼各堵勢力以免失連環之平衡而隕墮外；誰也別想動一動，誰也別想前進一步。於是大局成了這樣的現象：

天羅地網，水洩不通，欲求新生與進步，其可得乎？這完全是末朝現象，這時的皇帝，遑論可能是名實相符的偶像，即使是大有為的英明聖上，可也註定了要釘在這十字的中間，上下左右，半點也不能動彈。大明末世紀可憐的崇禎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斯時也：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飢饉恐慌，一片紊亂。另一批皇帝思想腐敗者——所謂四海豪傑，便正好趁此機會起來造反。他們會大聲疾呼的說要伐當道之暴虐昏君，於是天下之飢民偏氓以及那些被天羅地網罩得水洩不通未能循正路脫穎而出的民間英秀之輩，或迫於飢寒，或憤於正義，或鑒於真理，競皆「真龍景瑞」「望風來歸」。其實真在伐無道嗎？真在追求真理，創造新時代嗎？不！他們不過被吸為道具而開始皇朝政權的第二循環罷了。有史以來，如此種塗炭去的人，實不知凡幾。嗚呼！蒼天悠悠，能不慨然？當此時會，設令政權執有者能有痛徹覺悟：能够因為造反之猖狂勢力的壓迫，和一種社稷滅亡徵兆之恐怖啓示而有所警覺，不離窮一創造性的運動，把舊的封建專制來個結束，把派系的連環打破，使新生與進步的力量露出頭來為政權服務。則人民必定歡迎「改良」而不歡迎「改造」。朝政可以回復少壯，不致朝換姓而自行開始第二次循環。這種同一皇朝的二次循環，史稱「中興」。孕成這「中興」大紀的方式，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軍事的。但有幾個條件：一、皇朝主體——皇帝是個英明欲所作為的「人」，具有善良面皇帝思想的「人」；二、豪門、權貴、官僚有通體的滅亡恐懼和改良警覺。能够自動或被脅迫的放下狹隘觀念而改變思想原態；三、整個政權能够吸入真正來自民間的新份子。

前面說過：人民對於政治現況，往往只需要改良而並不需要改造。尤其是中國人民，譬如桌子不合用，修理修理總比重新再做一隻要方便而且經濟。人民總是愛安寧，安寧求之不得，也要求一個不「大反身」。人民是一條富有伸縮性的彈簧，只要你慢慢壓下去，總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它並不可能縮到一點生存空間也不要。要剝削它最後一點生存空間是絕對不可能的。

總之，歷史證明違反人民生存願望的政權不能永恆，是不移的真理。

論中暹關係

家泉

「親仁善鄰，為國之本」這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亦是中國立國以來一貫之外交政策。昔於唐堯之世，中國帝王即已能明馴德，親九族，章百姓，和萬國。唐虞迄今數千年，歷代執政者，一秉睦鄰之道，以為邊疆政策之最高原則。孫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更為中國數千年睦鄰思想之結晶。我們只要翻開歷史一看，即可得到證明。雖然秦皇漢武之世，亦有對外稍事用兵者，然要皆係迫於外族之進患，故其用兵目的，亦僅止於外族之歸服，而從未有領土及統治之野心，且由於中國一貫採寬大為懷，逆來順受之態度，終能使四方順眼，百夷歸化，彼此融成一氣，安然相處。

中國歷來對暹羅關係，更一向待若家人。兩國文教邦交關係之深切友善，遠勝於其他毗鄰諸國，暹人自西周時由中國境內向暹境擴殖以來，綿互二千年，從未有干戈之爭，僅此一端即可證明中暹兩國邦交之親善。然近二十年來，暹羅當局，竟不斷採取排華政策，不禁令人撫今追昔，而洒着熱淚，痛話中暹。

考諸史籍，暹羅民族，包括揮人 (Siama) 與老撾 (Lao)，揮人與老撾，乃越族之一支，而越族原出於夏民族，故中暹民族，乃同出一源，而同發祥於中國境內。惟暹族祖先，早於西周之世，即擴殖於今安南緬甸暹羅等地，其居於暹羅者，則自三國至唐，為扶南國所轄。三國吳赤烏六年，扶南國王范旌即已遣使來中國獻樂人。後扶南國王位為天竺婆羅門橋陳所得，傳至南朝宋齊梁時，屢遣使來貢。至李唐武德貞觀之世，益朝貢不絕。宋時因其國為真臘所併，致與中國關係暫告中止。

元憲宗七年 (公元一二五七年)，分佈於湄南河上游之暹人，由首領額邦套 (Kam Bong Kloug) 領導，以連古拉 (Sancholai) 為都，建暹國，自號室利因塔拉蒂王朝 (Sri Tattaya)。至元世祖當政之世，暹國與湄南河下游，以羅城 (Lopburi) 為都之羅斛國相合併而成暹羅國。建國以後，於明初洪武八年，即遣使來朝，明太祖封其王昭祿為暹羅國王。

永樂三年，暹王遣使來華求量衡之制。永樂十四年，明成祖封昭祿暹王之子三賴波多摩刺答的賴為暹羅國王。憲宗成化十三年 (公元一四七七年)，暹王遣二華僑，出使中國，貢獻方物。武宗正德年間，暹王遣使來中國習華文。此後仍續來貢。

清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一七六七年)，緬甸攻暹羅，於一七七一年滅暹羅之阿羅陀王朝 (Ayutthia)，時暹人皆無復國之心，獨粵潮州澄海縣人鄭昭者，因久客暹羅，且極具才略，於是率暹人攘外安內，擊暹緬人光復國土，建都盤谷 (Bangkok)，昭死後，其婿丕耶却克里 (Phraya Chakri)，於乾隆四十八年自立為王，越三年，遣使上表於清，自稱鄭華，清乃奉彼為暹羅國王，此即為晚近整谷王朝 (或稱納馬 (Rama) 王朝) 源流系統之所出。嘉慶元年 (公元一七九六年)，暹王遣使獻金葉表文，賀仁宗登基。翌年暹王以國慶重賀，倍貢方物，總計二年所貢者，值四十餘種。清同治七年 (一八六八年)，暹王立拉隆昆 (Maha Chulalongkorn) 繼位為納馬第五後，即值英法兩國向東亞擴張勢力，法取安南，英據緬甸，兩國隔暹羅而相對峙，為免直接之衝突起見，乃極思藉暹羅為緩衝地帶，遂於光緒十九年，成立英法協定，承認暹羅為獨立國，自是中暹之關係，遂日漸疏隔。

迨日本揮足南洋，煽動暹人排華，於是暹王納馬第七開始排華於前，變故汶變本加厲於後，自一九二七年，納馬第七頒佈移民律以後，旅暹華僑，即日感不能安居樂業。且少數暹人，竟歪曲歷史事實，妄謂唐宋時代之南詔大理，即彼暹人泰族所建之國，迄元人平大理，泰族始因之喪失，而僻居於緬甸暹羅等地。於是年來暹人乃大事組織泰族國家，企圖奪取中國西南邊地。此種棄本忘源之勢，殊堪痛心疾首。

或謂國際政治之變化，乃順時應勢，非往昔之歷史關係所能拘泥。準此，即使少數暹人欲將以往中暹厚誼之歷史關係置之不顧，純從今日之利

害得失為權衡，即遷人之排華，仍屬不智之舉。蓋經此次世界大戰之體驗，誰敵誰友，事實昭然若揭，毋庸多贅，而吾遷國同胞，亦必能恍然大悟，且今日國際風雲變化急劇，國際性之戰爭是否一觸即發，未能逆料？故吾遷同胞，如仍偏執一隅之見，視友為仇，盡棄中國五萬萬同胞之感情關係，毋異自予列強侵略之口實，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吾旅遷二百五十萬僑胞，百數十年來，含辛茹苦，忍辱負重，歷盡人生艱難，為遷國奠定經濟建設之基礎，而導遷難於繁榮復興之大道，此後遷難之經濟建設，益須賴僑胞之互助合作。故為今後遷國之經濟建設

計，遷人亦應開誠布公，盡捐排華之私見，而眼光放大，為大處着想。總之；由於中遷兩國國勢之休戚相關經濟利益之互惠，地理上疆域之毗鄰，民族之同出一源，血統之世代相混，文化之同一源流，邦交上悠久友睦之關係，遷人實應盡棄排華之念，而與僑胞互助合作。我們相信，極力排華者僅係少數極端國家主義分子，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吾遷人若不以多數之力量，糾正此少數人之偏見，旅遷僑胞，實難安居樂業。我們更相信，只要吾遷胞能盡棄排華觀念，則吾二百五十萬僑胞，定能一乘往昔任勞任怨之精神，謁誠與遷胞合作。而導兩國於繁榮發展之途！

舞蹈家聶芬斯基

(美國) William Walker 原著
約 翰 生 譯

在維也納一家佈置雅潔的旅館裏——叫做沙海旅館的，住着一位身材不高，體態活潑，頭髮已在疏落而灰白的人；他倚着窗，雙眼呆瞪着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斷垣殘壁的遺址。假使他的神經不失常態，他一定會正在思念那個時期，當時這所大歌院裏采聲四起，拍手叫絕，觀衆全座稱賞着他的絕技；但那個時期早已過去，他的為一般人口中叫好不絕的藝術也成為一般人口中的悲慘的故事；現在這個的斜視的呆鈍的兩眼裏早露着神經失常的光彩了。

華斯拉夫，聶芬斯基的發瘋已經有二十七年了，幾乎佔他的生命的一半。他的悲劇，一個偉大的藝人在他的藝術登峯造極的時候忽然因發瘋而終止表演其絕技的悲劇，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惋惜和懷念。從瑞士療養院那裏，那是聶芬斯基經常養病的所在地，時常傳來各種矛盾的消息——有時說他的病快要將全愈，有時說他的病無法痊癒，有時說是他能够重新跳舞了，有時說他此生決無再上舞台的可能了。

一個新的世代的兒女已經長大成人，他們從來未曾看見過聶芬斯基的跳舞，但是他的名聲却從未損失，因為還有多數上一代的人們，他們口裡盛讚着他的神乎其技的跳藝，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任何舞蹈家，都

不能表演那般令人驚異不置的跳躍，像聶芬斯基在他神經未失常態以前那樣。

現在，在維也納那家旅館的窗前，他經常一坐下來幾小時之久，默默地，呆鈍地。沒有人能說，當他望着對街已被炸毀的歌劇院的時候，他是否記得起一九一三年他最後一次在那裡表演氣仙舞和花神舞的情形，當時他的藝友第亞琪來夫穿着富麗的皮靴等着他，正要陪同他去赴一次盛宴，那種宴會是何種舞蹈家在經過使他筋疲力倦的表演之後都願參加的。現在，當他的簡樸的旅館房間逐漸暗黑下來，他的背後有人輕輕呼喚：「瓦斯拉夫，親愛的，吃晚飯了。」

這是他的活潑的作小鳥依人之態的太太，也就是寫他的傳記的作家的呼喚，她的名字叫做羅摩拉，從前也是一個跳舞家，現在一心一意看護着她的丈夫。有幾次他不顧她的呼喚，還是呆坐在窗前。但多數是很快的站起身，擺脫了呆木的態勢，以輕快柔美的步伐走到房間中央去了。

在五十歲的時候，聶芬斯基的身體還很健康，並無衰弱的徵象，雖然他的精神活動早已失去常態。在戰前，他發胖起來，但戰時食糧定量分配，和有時分配中斷，以及多做體操，阻止了他的過於肥胖。目下，就他還

較年齡的人而論，他是非常強健而活潑的。只有他的臉顯露着他的心理的變態，他的臉是一個蒙古人的臉型，平常總是呈現着他的疾病的徵候，緊張和呆木，但有時仍能鬆展開來，露出一個快活的斯拉夫夫人的熱情幽默的神情。有些時候，他的臉上是恐怖、或狡猾、或憤恨的表現，有些時候只是一個精神病者的呆鈍麻木的神氣。

在吃飯的時候，他總是沉下臉來，表現不快。聶芬斯基，他頭腦裡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能瞭解，為什麼餐桌上缺少他所愛好的食品。他屢次責備他的太太，他的忠實的看護，竟至說她在計劃着要餓死他。他逐漸發生疑心，並且有時脾氣暴躁，大發雷霆。他也不能瞭解戰爭時期一切紊亂的情形。像一個小孩子一般，他不能理解戰時的一切不合情理。

俄國人來改變了他的生活。

那使得他的太太想保護他的生命渡過戰時的工作，更形棘手。當戰爭開始的時候，聶芬斯基住在瑞士，那裡他受着治療和休養，這位藝人大有恢復健康的希望，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已經恢復了。在瑞士療養院裡，巴黎歌劇院的舞隊主人舍治，李發會來拜訪過他。李發設法要使他做一二次他的特長的跳舞，但是聶芬斯基不久便雙目呆瞪，神智不清起來。一九四〇年，他和他的太太本來準備要到美國去，在墨索里尼宣戰前兩天，他們到了意大利。這條路因此不通，他們只得回去，並且使得羅摩拉甚為懊悔的，是他們在她的故國匈牙利住下來了。

起初，布達佩斯的情形還不錯。後來轟炸來了。任何突然來臨的巨大響聲都足影響聶芬斯基的病。繼續不斷的轟炸是他所不能忍受的。於是他瘋狂大發。在經過長時期的找尋以後，他的太太在奧匈邊境匈牙利地界的奧登堡附近地方，找到了一家鄉村旅館，那地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蘇聯軍隊迫近為止，一向甚為太平和安全。

有一天夜裡，當時轟炸和高射砲的攻擊已經臨近聶芬斯基和他的太太躲在樹林裡面。在他們上空，高射砲的火花在黑暗的天空裡畫出奇妙的圖案，嚇得聶芬斯基太太和村民們伏在地上不敢動。但是聶芬斯基倒反而一點也不害怕。像一個孩子第一次觀看焰火一般高興，他在那次空襲的整個時間裡，始終站着，不顧危險，嘴裡有時喃喃地說着話，有時高聲大叫，對着在他前面所展佈着的古怪的美景很為高興。他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一

些什麼樣的事情，絲毫不瞭解。

那些日子，當德國軍隊撤退，俄國軍隊前進的時候，聶芬斯基一家和其他成千成萬的難民，躲在樹林或已經廢棄的礦穴裡，真是不知怎樣渡過的。忽然間奧登堡全部流着汗，滿口罵人，大聲嘩笑的俄國兵士佔據着了，他們互相高聲傳着命令，駕着坦克車和卡車向西望維也納開去。

聶芬斯基聽見這些兵士滿口說着俄國話，心裏莫名其妙起來。他到處聽見有人說着他的本國話，這是他自從一九一一年離開俄國以來所未曾聽見過的。這效果是驚人的，意想不到的。聶芬斯基在他神經失常的幾年中，一向只是以單音節的喉音說話，現在忽然碰着蘇聯兵士以他的本國語歡迎他們。從此以後，他談起話來，雖然並不是常常很順利，但是不再像從前一般，往往幾個星期聽不到他的一句話。他說着俄國話，有些時候說着法國話。而且俄國兵士之來使他的生活改變，還不止這一端。

幾天以後，聶芬斯基和一個同伴，彎彎曲曲繞過一座樹林，走到一所營房前面，那裏聚集着蘇聯的兵士，正圍着一隻二弦琴和手風琴在唱歌。

「喝點伏特加酒吧？」有一個兵士對他說，隨時拿一瓶酒給聶芬斯基。他遲疑了一會兒，隨即就微笑着說：「好，好，謝謝」。這瓶酒輪流過去，又回到他的手裏。聶芬斯基又滿口喝了一口。音樂聲越來越響亮，越狂放。兩個兵士正在太陽光裡轉着，跳着。忽然間，這位頭髮灰白，身體不高，穿着花呢服裝的陌生人，風馳電掣般穿入他們的中間，跳着，轉着，做着各種出神入化的姿態，其舞藝遠超過正在那裡跳舞的兵士，使着他們停下來靜觀。樂師們含笑，奏得更加起勁了。

兵士們向營房裏的夥伴，高聲喊叫，叫他們出來觀賞。他們歡呼着，拍着手。這些兵士大多來自民間，很少到過莫斯科，沒有一個聽見過聶芬斯基的名字。但是他們看見這個人跳着舞轉着，把他們所熟知的音樂以左右迴旋各種動作的姿態表演出來，表演得比他們向來所看見過的更美，也認為這是不是常人所能夠的。

他們一直呼喊着，拍着手，到聶芬斯基因過於疲勞，跌倒地上才停止。他們灌給他伏特加酒，使他蘇醒過來，於是他又跳又舞。那天夜裏，當他們伴送聶芬斯基回家到羅摩拉那裏，他已經酩酊大醉，十分疲乏，但很

「森斯和同鄉人在一起的時候，好像很有就將痊癒的樣子，他的太太不希望再陪他到瑞士去療治，因此便把他帶到維也納來了。蘇聯當局知道他是個舞藝出來的人才，送給他一個包廂，讓他可以去觀看一個歌舞隊的演出。這個歌舞隊不久以前才從莫斯科到維也納，來慰勞蘇聯的兵士的。羅摩拉很擔心，怕他在大庭廣眾之間，有什麼瘋癲的舉動，但有一夜，她終於陪着他去了。他坐在包廂裏，在表演的整段時間內，全神貫注地對着舞台觀看，舞台上除出表演其他節目以外，還表演着他曾經表演過的氣他舞。他和他的太太竟見一致，認為那個蘇聯的新舞星烏拉娜伐是他向所未見的舞藝超羣的人才。」

以後舞星們都來接待他。他們都是熟知舞隊的傳統，站在這位前代藝人之前，不覺肅然起敬。森斯一動不動地靜靜坐着，兩手放在膝上。他兩眼看着烏拉娜伐好常久。然後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移動輕快跳躍的步子，直向烏拉娜伐走去。他的太太頓時緊張起來，恐怕森斯有什麼狂妄的舉動發生。他走到這位跳舞女星之前站住，緊握着她的手，向她注視了好長久。「你真是了不起，」他用俄國話說，然後退回到他的座椅，滿臉露着快樂的神情。這位女星不禁高興得叫了出來。

幾天以後，森斯生平第一次坐了吉普車，駛過申勃倫古堡的神秘的花園。他坐在車廂的前面，當吉普車爬上峻峭的梯形高坡到申勃倫古堡

清談二則

談靈感

靈感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它來的時候，從小姐們的旗袍角下，從擠紅色公共汽車跳上車的一刹那，從在小攤頭上架手架足的吃一碗陽春麵的時候，它便匆匆的來了，一會兒却又匆匆的去了，你的腦子裏只一轉，可是稍微等一會兒，你却又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了。當它來的時候，你也許會想放下陽春麵拍案叫絕，可是也不過想想而已，你並沒有真正的把那兩千元的陽春麵拋棄，拔起腳來回家就寫，因此你的靈感便乘隙逃走了，

後面有一排希臘式柱子的高地的時候，嘴裏哼着愉快的小曲。那裏他在石子鋪着的斜坡上面步行着，前面可以望見維也納的全城和各個宮殿的花園。

羅摩拉也倍同站在那邊，看着她的丈夫，她說：「他過去好久沒有這般快樂過，現在戰事過去了，我希望陪他到瑞士去，再受療養。那時我們唯一的希望。此地我們常常吃不飽。有了好的好食品 and 治療，他也許會逐漸復原。」

希望，在她長期看護森斯其中，已成爲她的習慣了。其他看見過他的人，比較並不如此抱有希望，以爲在二十七年的滯留以後，很難使森斯神經恢復正常。但也許最近幾個禮拜森斯的神經較爲正常些，對於他很有幫助，也未可知。

她又說：「有一件事她必須做，她必須使他到愉快的環境裏去，然後她要把他的跳舞製成電影。他還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舞藝家。她要世界上存在着一份他的跳舞紀錄，那末世人將永遠不會忘記他。」

當她這樣說的時候，這位身軀不高，體態輕捷的藝人坐着，嘴裏愉快地咯咯響着。忽然間，他站起身，走了幾步短步，身子平衡，好像他就要跳舞起來，或者就要縱身飛上維也納的晴空一般。

葉顯祺

因爲你不馬上迎接它呀，它只好跑到別個文人那兒去了，它要找尋一個辦事快越了當的人，只那麼幾分鐘的時間，便把它捕捉在紙上面，永遠也逃不掉了。

我時常坐在書桌旁，展開稿紙，拿起水筆，正襟危坐的等着它，好像跑百米賽跑的選手，在起點的白線上，彎着腰子，兩手又着地，只等那聲「跑」的口令，馬上便跑，在這樣情況之下，它偏偏不來，我於是沉思默想，從天南想到地北，想在這些中間，可以碰得到靈感，可是沒有，硬是沒有。我開始煩燥和不安起來，在斗大的亭子間裏踱着方步，擱八

字脚，我用手時時觸摸我的腦袋，說：「出來呀！靈感」。它偏無回答，並且始終沒有。

我只得坐下來看百科全書，看老雜誌，看人家靈感的記錄，想引起我一些思路，但是往往因此我被人家的靈感帶着跑，而忘了自己已做什麼來的，人家把我帶到遙遠的國度，美洲，歐洲，帶我到深遠的山谷裏，跑到一瀉千里的瀑布邊，我驚奇，我浩嘆，我一心的欣賞別人，暢暢快快的遊覽，忘記了我應當找的東西，發掘的材料，等到我從上天入地的境界中驚醒過來，却已是深沉暮色的黃昏了，一天又完了，「等明天再說吧！」我嘆息着，無可奈何的推托，靈感明天是不是會光臨呢？

但是當我睡到半夜，被糞車夫一聲怪叫而驚醒的時候，或者大解時拼命揮出大便來的時候，靈感——它老人家卻又來了，於是我用歡笑喜悅去接待它，但是也不過是一時的喜悅而已，一會兒，它便溜了，在當時的情況，我是無論如何也捕捉不到它，事後，我往往追悔，為什麼不帶些卡片在身上，好把它的情影留下來呢？

在以前，身子被寫字間關着的時候，一天到晚忙得上辦公下辦公和簽到，看看報紙批批等因奉此，一天一天的溜過去，我嘆息着珍貴的時間過得太快，同時又惱恨着沒有時間給我寫作，但是等到我真正的有空閒了，我又會半天不出一個字來。

靈感啊！靈感，它便是這樣奇怪的東西，它躲藏在任何並不秘密的地方，但是它來時却非常奇突，非常冒昧，弄得你手足無措，過後又使你搖頭嘆息，可是你除了嘆息外還有什麼法子呢？可憐的作家啊！可憐的靈感底追蹤者啊！

談剝瓜子

我們大多數人都喜歡吃瓜子，但在吃的時候似乎又討厭那層殼，不過假設真正有許多瓜子仁擺在面前，我們反而並沒有什麼興趣。我們討厭吃瓜子的麻煩，剝殼，但是又喜歡去吃它，也喜歡去剝它，有的時候，簡直用心用意去剝它，像煞有介事的，剝起來雖然嘈裏嘈梭，但據說吃瓜子的味道，便是在這一點。「剝」，不剝便沒有味道了，普通客人來家，我們

大多是買瓜子去接待人家，客人因瓜子也就坐得較久，越談越有勁了，我們家鄉說的「瓜子留客」一句老套話，便是這種意思，這中間主要的原因就是剝，因為無形中引誘了客人在做剝的工作，也就是說這位客人有事情在做，這可以減少他心境的寂寞，使他和主人相處得更自然，想想看，假使主客雙方都是不會應酬不大會說話的人，除了幾句天氣好不好之外，便互相望着，你看我，我看看你，這種情形，是多麼的尷尬，假如面前有一碟瓜子，那就好了，大家信手拈來剝着，一面捱時間，一面心中打主意，想想要講些什麼話，也許就此引着了思路的線頭，彼此都不期而然的侃侃而談起來，再也不會期艾艾了。

好些心理學家確實在瓜子上面花了不少腦筋，我們研究為什麼瓜子比剝好了的瓜仁更容易引起人的興趣，經過了許多次的實驗後，他們才發現是因爲剝的工作增加了吃的困難，這困難便是增加吃者味道的原由。

在心理學上，我們知道味覺並不單純是物質的本身所發生出來的，它還要加上氣味，溫度，顏色，環境，……許許多多因素，它和其他的感官都有關係，一個瞎子和一個常人，他們兩人同時吃一碗紅燒牛肉，其感覺完全不同，同樣一盤炒菜，熱的和冷的味道也就兩樣，一碗加了香料的菜和同樣的沒有加香料的，其味道的差別也很大，坐在南京路的若雅吃一盤燴飯和在攤頭上吃一盤燴飯，其味道也是不同，快樂的時候喝一杯咖啡和愁悶的時候喝一杯咖啡，味覺的感覺十分的不同，自己弄的菜和別人弄的菜味道也有分別，至于情人弄的菜那是格外的可口，這都是加上了心理作用和其他感官聯合而來的一種感覺，吃的時候所增加的嗅覺味覺聽覺的成分多少而影響着味道的好壞，我們剝瓜子便是增加了剝的動作，它在口與瓜仁中間，加上了瓜殼的阻攔，在腦神經上多轉了一個彎，好像我們在戀之途中，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挫折似的，事後反增加了萬倍的恩愛。又好像做算術遇着了個棘手的題目，想了半天方才想出，這當然增加了對於算術的興趣啊。

剝瓜子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却啓發了有心人的許多處世哲學，你看那些閒時坐在客堂裏半閉着眼睛剝瓜子的人，他心裏却在想着世界上最深奧的問題，並且已解答出來了啊！

嘉 峪 關

「西北紀行」

藍 英

我們的行李都放在卡車中，原預備多在酒
 桌勾留一日，既能取寒衣，又可與全隊團員取一
 致行動；終因四行心切，急於出關至玉門與關別
 的親友晤面，便於下午三時離開酒桌往西行駛了。

酒泉至嘉峪關為三十五公里，為戈壁與沙漠
 地中常生有一些植物，乾巴巴的像草帶刺；
 高不及一尺，即是白刺，駱駝最喜吃這種粗生草
 木，故俗名駱駝刺，唐人詩中的：「酒泉西望玉
 門道，千山萬壑留白草。」大概就指白刺所說罷。
 看見白刺連想到駱駝，駱駝在甘肅三省登
 記的已在十萬頭以上。聽說新疆也有十餘萬頭
 。這樣的駱駝，日夜不息的在國防大動脈上，該
 是怎麼偉績。然而為什麼我們在蘭州十天，以致
 離開蘭州到現在快兩星期了，却沒有看見一只駱



嘉 峪 關 之 頹 垣 殘 壁

駝影子呢？
 「爲什麼呢？我沒有看見一只駱駝？」我喃
 喃的自語，想着有七年沒有看見駱駝了。七年前
 在北平讀初中時是常看見駱駝駝煤。

「哦！當真，爲什麼不見一只駱駝？」
 「這真是叫年輕見識短啦！現在是夏天啊裏
 不管穿絨穿棉，夏天總是夏天，駱駝不比牲口，
 他是春天脫毛，一脫毛力就衰了。夏天應該悠於
 驢野。秋天冬天才真正勞役。」秦先生滿有其事
 的說：

「那要他們都到那去了呢？」
 「到嘉峪關去呀！到玉門去呀！」
 「這個老滑頭！」我的心裏想着可沒說出來
 。「真的到那去了？」
 「真的到玉門去了！我們礦上也有駱駝，運
 貨駝油。」

「那要爲什麼夏天還勞役？」
 「不，牠們輪班。牠們休息在有草茵坡上，
 也要有人放牧的。這個時候在柴達木盆地中才能
 直看得見上千的駱駝牠們自由自在的奔着。嚼着
 檉柳（註一）白刺，和芨芨草（註二）什麼的。」

「說駱駝，駱駝就到，小妹，快看。」
 我把車窗搖下來，任大風吹亂我的頭髮探頭
 往北望去。啊！在那環抱廣泛無邊的戈壁中已
 聳立起巍峨的城樓。西面遠遠的正走一大隊駱駝
 走來，像一條帶、滴玲、滴玲、不錯，牠們是朝我們
 走來的。我快樂的拍起手來，我希望停下車來留
 覽一下我們的西陲第一雄關——嘉峪關。
 「不成！不成！順風反倒不妙，水箱開了。」

「老陳把車調過頭來，當真把車停住，這裏沒有
 河找不到水，要使水箱不開唯有將順風變爲逆風
 ，才能使水箱冷下去。」

滴玲，滴玲，駱駝邁着穩健的步子緩過來。
 一共三小隊，每隊九頭。每頭的後面都有一只烏
 黑高大的番狗。牠們健壯，機警，張了炯炯的
 眼，不斷的向天空嗅。是嗅狼的氣味嗎？牠們是
 用來保護駱駝的；這到像要人們用保鏢來護衛他
 的生命一樣了。聽說駱駝天性乖順老實，本身毫
 無自救的能力。遇狼時吓得發木。橫臥於地，死
 便任其死，靜待狼的咬嚼，毫不抵抗。哦！文人
 們一向是喜歡以駱駝的精華來比喻的。却不知牠
 雖然能忍耐渴耐疲勞，却還有這層一個要不得
 的劣根性。

嘉峪關城有二重，外城長方形，周圍二百二
 十丈，關三門：一正西，一東北，一東南，西關
 城樓頭：「天下第一雄關」六字。北牆至東牆已
 傾塌將盡，內城爲正方形，有東西二門。關口有
 高樓一座，我們登關上樓一看，樓頂已不知何時叫
 大風吹走，俯瞰四周荒涼無邊，而嘉峪之氣勢無
 限，東關有文昌廟，因門已關，未入。
 關門中有許多古今中外遊客的題詩。天已垂
 暮，我們還有一二公里的路程，匆匆上車不及
 細讀。祇記得兩首是：

「出了嘉峪關，兩眼不淚乾；朝前看戈壁翻
 ，朝後看鬼門關。」
 「嘉峪關頭日已斜，西來千里滿塵沙，東南
 半壁山河碎，仰對雄關不勝嗟。」
 車由城外駛入內城，再由西門出西關。
 「現在我們真正出嘉峪關了，小妹會兩眼淚
 不乾嗎？」

「連流淚的意思都沒有，」我笑着，我想還
 要往西走呢啊！旅行對我永無倦意。
 （註一）檉柳 Tamarix chinensis Louy
 （註二）白刺 Nitaria shoberi Linn
 芨芨草 Stipod splendens Trin
 都是多年生的草木植物，生於沙漠戈壁中之
 鹼漬土中此種植物抗鹼抗旱性極大

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員會
行銀工農國中

立設年七國民

辦理銀行
各種業務
手續敏捷
服務週到

口路江九路南河址行
號五三一八一話電
號五一二路目天部蓄儲
(面對站車火北)
號六一二一四話電

亞西實業銀行

——辦理一切 銀行業務——
——經營穩健 服務週到——

總行：重慶
分行：漢口 天津 廣州 西安
支行：重慶 成都 宜賓 瀘縣 昆明 貴陽 長沙
衡陽 柳州 白沙 江津 自流井 內江 合川
磁器口 瀘溪 梧州

上海：漢口路三五六號 電話：經理室九七三七六 九三九九七
分支：漢口路三五六號 電話：營業室九〇五〇〇 九七三七七

民主論壇週刊 第二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四千元

編輯及發行者

上海經售處

南京總經售處

印刷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六八一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二五號

人文書報社

上海：外灘七號內三〇三號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十一號之一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上海：(五)乍浦路四五五號
電話：四一八六七

國華銀行

禮券

美觀 經濟
實惠 大方

國華銀行

禮券

美觀 經濟
實惠 大方

本刊已呈准上海市社會局登記化字(三十六)第二九五五二號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 通匯地點 ▷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自流井 常德 重慶 成都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內江 自流井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機器廠——供應各種式樣機件
麵粉廠——供應麵粉

地址 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 27802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電報掛號 0195 或 Chung Yu Shanghai

外國分公司 紐約 香港

外國代表 倫敦 印度

中國工礦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倉庫

總管理處：上海

上海分行：中正路九號
電話：二八二六——三三三二

經理室：八五三四

分行

上海 漢口 重慶 青島 瀋陽 汕頭 昆明 成都 西安 寶沙 長安

通惠實業銀行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依法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四川境內匯款一律免費

上海分行 天津路二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七

總行 重慶

分支行處 上海 南京 漢口 內江 自流井 成都 瀘縣

四川各縣均可通匯